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蔡季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每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二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畫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祈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特擇於過與不及之

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
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此舜戒禹之本
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
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
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
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
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
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
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
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
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蔡季通

所喻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
是親切功夫耳太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
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
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
處不脗合也

答蔡季通

觀過說猶未安前日二生所寫告為收毀仍試別加思索
只於欽夫舊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
國寶程書告早為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夷
築之乃佳耳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為
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略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
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几聖本同亦
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儻侗今得此
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
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
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
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
餘卷想看了若行李暫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欲改處望
子細開諭也環中圖已見之初意書中別有密傳耳樂圖

曾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調之法變當是變徵閏當
是變宮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校但律之高下未有準
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之高下所云黃
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因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是只
以當時見存之律為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云凡
其所為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為疑
耳向所托校歸藏告示及晁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
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就卜筮
上看故其說有無頓着處耳今但作卜筮看而以其說推
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剩着道理
耳正如詩之興者舊說常剩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
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
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
不佳頃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為佳雖
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
決不專在趁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
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
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
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為佳如
記今棟韓歐魯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

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
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
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恠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
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
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
致或彼價廉即寄錢去煩為采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
之問直是痛決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菟話者集中有之否
看此等處直是好着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

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說又其文太冗瀆更判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恭晦叔得書納去一觀却付此便回欽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論持養欽莊實有愧於其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大槩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再以往數書之說得暇試為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諫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此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與五伯之辭也煩為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申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求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看了冊旋付此童夾幸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誣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

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告承即日秋暑侍履吉慶壽堂眷
集一一佳勝為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
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
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
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為得失也鄙意與伯
諫深欲季通一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
札所能辨也通鑑發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
見面論撥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為佳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
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辦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
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其評

訂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
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
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為數
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圍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
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為數之實四八皆一亦應圍四用
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揲不
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
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
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
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

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
昏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與某
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參同二冊鍾乳一兩
納上考異熹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
處耳

鍾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
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
一覽可得梗槩其它推說之汎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
當俟歸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不甚
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
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之說話非唯不能有助亦

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還承書為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即此
春暖共惟尊履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須臾納去視至通
釜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
物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
有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予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
以請筭工俟為尋訪然亦須立一格目要得甚樣人始得
如州縣攢司儘有能筭者但恐不能筭曆耳
人還承書知已還舍為慰易圖甚精但發例中不能盡述
當略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

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藥園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
樣而調見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宜山失事久知如此雖遂事不諫亦可斟酌簡其功程也
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弦歌二南十月頗可聽但恐
赫走孔夫子耳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
公若道李通許多說看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
執辯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為心術之害不但一
爭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此子
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
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債

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當記共庸說往時
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
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鳴鸚而笑鳳
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

即老兄所請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

其端而揲著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變卦圖別為一篇
此卦以後雖不書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為錄示也

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
以為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
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為易

實中為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
面論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為愈也歸
竒多寡不同向時嘗辱見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
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往
題辭恊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
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湊開春稍暇乃可為也
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
為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
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
講果為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

難矣

答蔡季通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
歸里中俟辭召命予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
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
增置講官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
無疆之休義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轅趨信上以俟詞
免之報但獄籠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
却說合在風雲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
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
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

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
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熹老矣方學做官其
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思深厚未敢言
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
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
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通
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溫所欠者腹
中書耳得闕遠官閑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為福也何必汲
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
若無如何寫得不知它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
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知未行煩致意不

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闔家老子也諸公已各
為致意但黃文叔已逝去喜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
惜之亦為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玉音以為太上心氣漸寧但尚苦健忘發
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
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興東下為數日欵幸甚樓
陳諸公亦數奉問也

備曆事若下湏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為或湏改造
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孔
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
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

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人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祖及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僭則過於禘下僭則奪其宗之為未安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為一行否祭法世數明有等差求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曾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足言也

答蔡季通

癸丑三月二十一日

中間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為驚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身屯之象既以奉慶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矣添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異得傾竦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閣記固難遽辨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而未愈今日右臂下自瓜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教既滿彼中代者為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為誰亦已作書報

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僉合成當尋的便寄薛
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躰極衰至於
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
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李通倦游亦望早
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望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
如未幸早為之作歸窘甚嬰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
來會語數日為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
他意卻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
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相失也此行見上

予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
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効
及盡還江右迂兵矣此等小小忤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
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不廣不謂萬物之
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更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
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處恐
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伯諫來此已兩三月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左右一來
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
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按合軍并力
一鼓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邵子說應天時應地方說下注
脚今覆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却錯改却印本煩令
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
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
居中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
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却
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聞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
相周為之歎息而已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
意甚善不唯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負徑亦
須更子細如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
有牽強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方深團徑之數以相

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
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
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
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乃是揆
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揆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
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
能及此乎嘗為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
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
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自十倒數畫六而得太陰之四
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
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

知明者以為如何啓蒙所疑當得面扣然得先批示大略
尤佳歸竒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其中一小支節
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著卦之說正自不足深論
也如何如何律說幸早改定過彼即借看或能相伴入城
途中得款曲商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寫去脫一
吾字煩一哥為看如少即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少
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地
終是說做隱字不得百種計較且是此說不知不能有憾
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恐無是也未
之誠不可不審看得如何幸詳以見喻也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
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
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
可無也正是此意而表於此等處都清然不曉所以難說
話也脩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
切切介意若池等處更放不下即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
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
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修改示及中
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即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
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

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濬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
不敢不以告也吳曾文字已領亦甚不易但無數三篇似
不甚條暢耳數日臨睡讀史記一两卷沈着痛快真不可
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書而道得言語却不相似是何
故也豈善學柳下惠者同如是耶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
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者之
絕子乎季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
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
悅之豈不勞哉

公濟伯諫得書不其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
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知所論想它書似此

慶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納去一本

答蔡季通

律書中有欲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是否幸幸報及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
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間看
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
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日不可草
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
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為六十調者
乃其餘耳況審度嘉量謹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

氣章已有黃鍾之變半分数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為完備耳

後段論說有發明此章指者并移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鍾之長

下當云

以子殷秬黍中者九十

枚度之一為一分

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積九十九枚之數與下章十十分為寸云云

九十枚之數其實一也

高量章會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

下當云

而莫適為準則莫若

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

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

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為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辨中立為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其錄示

答蔡季通

前日整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以每念遠別不勝悵

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以常人離別之思也

云云意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

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為抄一冊卦

幸語一哥取以見予也又讀擇機後

蓋未有此卦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

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消息者不知了未何也數條尤奇昔相聚未知其樂別

答蔡季通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
尚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為懸念每至
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比日恭
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
足病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
日衰舊學茫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
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
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
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曾
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
足以為慰但至今
讀書講學無可咨扣
尊候萬福三哥子
則日入城亦過此嘉
以但精神日耗血氣
無聞而死耳樂書非
此書決然泯沒不得
兄平日與元善相
聽得便只似不曾談
四子適舍鄙意乃知

朝端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二四邊以論琴之全體
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正豈不信然偶有邵
川便託彥中附此亦令過一哥處取以問矣政遠千萬為
道自愛

答蔡季通

云云 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
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為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
然亦有一絃自有為一聲之法故亦存中之說未可盡以
為不然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
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礙方是物格之驗
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上見教何耶此亦

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齟舌亦未必可免也

答蔡季通

琴中旋宮一事正為初絃有緊慢而緩茲隨之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後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蕤賓以下不可為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為宮者似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流渾看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老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也

性初之類是也眼

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答蔡季通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繡動肘子便覺前人闕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殊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前書奉和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

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謨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躰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汨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達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

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湯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士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寄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分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二五為九二四為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有揚
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
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
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似見遲速進
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然但主心而言尔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
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卦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
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為主以卦言則貞為主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
言應地無疆為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答方伯謨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
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
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
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字如有向往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
也

衛轍事龜山以為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
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
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且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

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揚之說東坡說亦是此意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談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善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齊王是牛兩段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足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達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

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柳申詳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驪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

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未有磨瑩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克復之實久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幹故傳曰身貞之幹各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為不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撰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撰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群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言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為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苦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二子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也存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六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答方伯謨

昨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講論未嘗不奉懷耳文字煩抄錄為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也所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為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為此設也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寄所疑為望

答方伯謨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拜杯杓病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稍留令憲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為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與際一見過否來月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末方得為去計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講論然苦人事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為旬日疑殊慰所望也

亦到此三令舅府判侍次煩為致問言意此使少遠未及
四到而行令舅府判侍次煩為致問言意此使少遠未及
拜書克明為況何如曾再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字書
亦未暇悉煩道區區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疑
便還略告批喻李君到彼略周顧之為幸未問千萬力幸
自愛

答方伯謨

昨王交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久劇尋伏惟侍履佳勝
所喻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結
之不應如此著力却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
說自相矛盾處亦多可更詳之今舅府判侍次嘗及此否
試為質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皆煩以此說
之誠之聞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致意語耳云有
書附渠來告早尋便示及也

答方伯謨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
舅府判凡作字不知已為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朔
字尤佳仍望早附的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贊謾
錄去煩呈令舅一觀求其未當處且夕畫成當并以拜浼
早得刊定為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以亦不滿
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嵩卿書云廖子
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
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

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為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廢業耳

答何伯謨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兼善報云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託稟令舅向日所浼敬箴更求注字乾道癸巳二月甲子新安朱熹作建安呂後書欲甲子下增一

朔字不知已為寫否如已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略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

難識耳不知叔京之意如何渠人疑橫渠贊中逃字據行狀云於是盡弃舊學淳如也即是舊時嘗有雜學下此字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為書付此便回并所懇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今寫去本首此界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寫去本此本伯諫就京之說當改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俟却報去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字恐舊本不同即改作乃字為佳數以鄙語塵溷妙筆何愧如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章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跋謂公帖煩錄一本并跋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與方伯謨

人還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然其間不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為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路亦須稍重蓋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即不可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略出叔京又約相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子說附還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否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遠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為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為幸 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未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大高者為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為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弼之有可為鄉導處幸略為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與方伯謨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想可量比想劇暑侍履佳慶意衰悴如昨欲往弔茂實至今未能不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遣蓋目前百事敗入意

嘗此午暑時兩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諸小詩甚佳章辰州為人求詩頗甚無佳思輒以奉煩渠本取韋賢語各閣須略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病更宜勉疆區區所望於賢者不但如此而已也李通病甚疆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為況如何聞欲遂過邵武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意思不佳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李克佐卿皆已得郡李克待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意倦甚未及拜狀也方暑自愛

與方伯謨

熹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遂請無疑

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要年長淑善安貧睦族他所不計以吾輩度之已悉以屬茂實亦略與周佐說來祝其密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以上可問即為微扣之却託茂實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至祝至祝茂實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兩日說話頗款仲本託為齋記已為草寄當必見之也虞祠刻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本候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為幸置物亦然季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何勢須俟堯舉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声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勝為幸熹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傷懷亦未能遽平也上筋衣被弁領季通婁得書殊未有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爾錄示九江文字甚發人意大駭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盡其情為曲折之變彼或以吾言為真可欺耳然世間自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尚耳常德二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因便示一二為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襄爭之後能一來頗慰此

鬱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否因便早及之為望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人還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永福收近信否熹此諸况如前所與廷老書此後竟未得兩祈禱萬方平生所不欲為者皆為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處為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即記著後漢書此亦何緣有效也採災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省部詞司未知復如何也在今日義不當求去萬一所請不從則亦可以已矣但憲司有相料理之意今日又聞其効信州林子方此亦是殺鳴犢底消息且久或自以此去不可知耳數日前寫得趙師兄弟書因欲致一奠今為此

災傷凡百皆廢且往空書因見幸略及之也居仁遭誰喪
昨日欲作書偶檢來書不見下筆不得因書更報及也搬
邊建安良便恐此間動未得秋涼能來為幸但恐薦送即
又不容來耳諸刻昨已遣去想已達未相見珍重

與方伯謨

韓文考異大字以國子監版本為主而注其同異如云其
辨其是非按云云今斷其取舍從監本者已定則云其本
非是未定則各加疑字別本者已定則云定當從其本未
定則云且當從其本或監本別本皆可疑則云當闕或云
詳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斷也

熹不及奉書考異須如此方有條理幸更詳之

與方伯謨

便中承書具審即日所履佳勝為慰親闈安問想不輟收
也惠及新茶極感厚意病軀更此蒸濕却幸不動節食亦
粗乞得只願且得如此則謹何之及有以當之他不足訂
也韓文考異已寫成未如無人寫可慙元善轉借一二筆
更速寫以來只有此一專稍稍趨時不可緩也聞公試策
前語否

與方伯謨

比想所履日佳端午莫煩一歸否耶韓考煩早為并手寫
來便付此人尤幸聞冰玉皆入偽黨為之奈何為之魁者
不暇自謀特為賢者慮破頭耳因便草草

與方伯謨

適方遣人奉簡恐承手示為慰幻恭書已領少須手可作

字并奉報章但不知其行期在幾時幸批報也韓考已領
今早遣去者更煩註閱籤示適有人自三衢來云瑣闥以
論陳源故補外見詹卿煩及之人還草草

揚子序篇有冠于泰倫之云以為無義者固可笑而
問人出處者亦踈脫也

與方伯謨

承簡喜聞佳勝韓考所訂皆甚善比亦別修得一例稍分
明五夫人到日能略過此少款一二日為幸勿以徒御為
憂白飭青芻不難辦也兼更欲有所扣耳人還草草

與方伯謨

薰今年之病久而甚衰此月來方能飲食亦緣炎得脾胃

俞數壯似頗得力也韓考已從頭整頓一過今且附去十

卷更煩為看籤出疑誤處附來換下卷但鄙意更欲俟審

定所當從之正字後却脩過以今定本為主而往諸本之

得失於下則方本自在其間亦不妨有所辨論而躰面正

當不見排抵顯然之迹但今未暇耳緣其間實未甚定也

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墓表云是呂洞見與偶尋

不見煩為問于端恐有本即為借寫一本附來也願額方

纒得紙且夕寫得自從此寄去所求龜額便中望早寄也

天氣甚好能下來數日否

與方伯謨

別近旬日不審為況復何如前日匆匆又以病作遽歸不

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聞子端竟有哭子之
悲深為惘然且煩致意不及附書為問也欲煩篆數十字
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幸便為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
有人在此等候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
意只譬如等閑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
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数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
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熹忽聞有鑄職罷祠之命尚未被
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戒令速去恐碑倒也可因書更
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之否韓
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為負滿此功德否邪交子
賤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顏之推說云是伏字濟南伏生
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昨辱惠書為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何
為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
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為害也真病軀粗遣諸證亦時往來
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補藥不得令子聞已歸韓文外
集老異曾帶得歸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寫了
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為點勘已頗詳細矣近

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借誤可歎也趙
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蠱險尤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但
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為道此區區多謝
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彊也因
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侍奉佳慶令子程
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塌榜冀聞吉語也奏議得
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年矣可為慨歎也但未
卷乞詔定大舉策一篇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
為補之乃佳耳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真衰病百
交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疝者間或腹中氣刺而
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潛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略於制度
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
從來剖判不得如論語十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
何強通況又舍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
所用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
脩已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
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
此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
有極以下具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
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
正說皇極躰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
大意尚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示喻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聚作何功近看孟子見人
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未得透信得及直
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

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闕顏淵公明儀三段說
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
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且起處
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鈹冰無真實得力處
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
以呈幾道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魄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
善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為故謂之魄
或欲於魄中求奄奄中求魄塚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
即為奄陰則為魄嘔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奄魄之所

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嗟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
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
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躰莫不
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躰魄歸于地先生云躰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
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躰也睛中之
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
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
見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躰魄得之耳則竅即躰也何做他求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魂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魂
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
為通論躰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
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
全輪愛光處為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
處却是躰法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躰魄之懸
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
以躰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躰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且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
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塚竊謂以其屈伸往

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
寃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
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
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
而言故謂之寃魄或又執南軒
陽寃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寃魄不容更有分
別琢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
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
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寃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
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寃氣雖存然鬼為主氣

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
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

與吳茂實

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
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
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
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
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待有曹立之萬正淳者
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
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
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

之門也然其徒亦

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須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且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躡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歿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

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為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似太重矣兼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為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已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為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為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為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異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放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

當於理而無鄙何也凡此二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邊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別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為己任者躄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躄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扣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語

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為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為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衫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薑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

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怍

此但謂大言不怍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藝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為險怪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彊為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為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其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辭不必過為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教句明白的當試詳味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躐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也

舊說猶字只為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止闕之不必強為之說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他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况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

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畢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

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為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

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

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由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

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疆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熹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其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尊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專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自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耳今日曰躋至善以成德而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躋而成德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聽訟與新民之說略同請併詳之又古人言語有亭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況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如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失其

指矣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為至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係然亦須虚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厚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正病此也

繫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繫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

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說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為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為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為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彊立說徒費力也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未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衍文得失不足深辨然以所謂免作徒文者觀之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夫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決疑含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

取其味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絜矩之說蓋以已之心度物之心而為所以處之之道爾
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鄙說畫
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日中矣

側圖

地圖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有無身心本
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名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
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
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疆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
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
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
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
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
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

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攷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 亥十二月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

此說但以性善為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反復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竊謂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直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減常之說默未之見也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

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仁
違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如此
此容易立論千萬至懇

答江德功 亥十二月初五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
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
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
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

祖而代之豈不甚謬在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
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
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
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
為潛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
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
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
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
却幸垂教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四十四



